

成人組
短篇小說・第二名

得獎人 盧慧心

1979 年生，彰化縣員林人。2003 年畢業於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推廣部。定居板橋，家有一犬二貓。現為電視劇編劇。小說作品曾獲臺北文學獎、九歌 102 年度小說選入選、臺中文學獎。



艾莉亞

又死了一條魚，斜嵌在缸底的石縫裡，莉亞拆開免洗筷把死魚夾出來，顫巍巍推開陽台的紗門，把魚屍埋進盆栽裡頭，現在每株橘樹底下都埋著小魚了。小魚墳場。

第一條死掉的魚是被她扔進馬桶沖走的，沒想到沖水的水流將沉屍在馬桶底部的小魚帶動起來，宛如重生，很嚇人。

魚是范恩買的，他們去逛花市，賣金魚的攤子上擺了幾個深桶，除了穿梭的小魚，裡頭還有枝蔓柔綠的水草，望進去像個莽林。

莉亞著迷地問：「這水草怎麼賣？」

老闆說水草不賣，只給買魚的人配上幾枝。莉亞點點頭，她一直都記得自己曾不負責任地把撈回家的大肚魚餓死的事，便走開了。范恩倒指著不同的魚種和老闆問答起來。

莉亞走去看隔壁攤的果樹，梨山蜜蘋果枝桠細嫩，透明的莖脈裡走著金綠絲線。百香果是捲在竹條上的舊藤，粗褐表皮上發出新葉和捲曲的綠足，次郎甜柿有個男孩的名字，也像個男孩一樣，颯瘦長。開花結果的日子還遠，可故事的背景都打好了。

莉亞屋裡所謂的園藝，是吃橘時隨意種出來的小樹，葉片新綠油亮，鳳蝶常來產卵，幼蟲跟鳥糞一樣，黝黑又帶著白點，然後蛻變成肥唧唧綠色大蟲，下顎強壯，吃葉子會發出沙沙聲，三兩下把葉片吃淨，因此她的小陽台除了蟲子與綠葉外，什麼也不產出。

果樹攤的老闆坐在一張折疊椅上伸展腳腿，沒招呼她，卻逕自

對空氣說：「這要下農藥，要下農藥。」

莉亞一樹一樹認去，果子多得像燈泡的金桔樹，葉底也上釉般一個蟲洞都沒有，想來這些植栽都往死裡下過藥。

范恩提著魚來獻寶，說老闆給了很多枝水草，和小魚一起養著，水草也容易長得好。莉亞忘了抗議，只是接過鼓蓬蓬的透明塑膠袋，看水草裡細細穿梭著小魚。范恩連飼料都買了，手裡還輕輕勾著一個空玻璃缸，圓的。賣果樹的老闆對這樁生意樂見其成，問：「飼魚呀？我以前愛養錦鯉，都是幾十萬的種……」

「錦鯉怎麼養？」

「要有好水啊！那時候從山裡接水出來……」

范恩在旁人面前有另一張新鮮的面孔，常叫莉亞看得著迷，不知是不是星座的關係，他天生容易和人說上話。

沒預期抱了一缸魚回來，屋裡又小，莉亞自己挪傢俱找地方，多花了好多時間。添上便利商店買的純水，穿梭水草中的細魚竟有十幾條。晚上在餐廳幫海倫過生日，莉亞一在庫卓身邊落座，就趕緊告訴庫卓，她養了魚，庫卓也趕緊告訴她，海倫的新男朋友來了。

海倫的男友整晚都憨笑著，很靦腆寡言的樣子，眾人起鬨要兩人親一個，他卻不推辭，摟住海倫舌吻起來，莉亞一下子把眼睛別開，心裡倒暗暗訝異自己的不老成。

席間莉亞跟庫卓溜到門口抽了很久的菸，話題都繞著庫卓未來的男朋友打轉，莉亞很懂得歸納和提問，主持兩人的談心時間，自信都比電視台做的深度訪談還深入，但她也不免俗氣地問：「你喜歡什麼樣的人？」

庫卓說，他喜歡帶得出去的人。

「帶去哪？」

「天涯海角。」

噢，世界的盡頭。

有一天（不是什麼致命的紀念日或節日前夕，只是某一天），范恩不再和她聯絡了。莉亞發現的時候，范恩已經不接電話也不回電，所有訊息都是未讀的，好像憑空消失一樣。當然他沒有死，活得很好，只是不想再跟莉亞一起了。

有句話說得幽默，說分手的理由都是假的，只有分手是真的。深諳此事的莉亞發現，自己也是個需要理由的人，用什麼無稽謊言包裝都好。

可惜沒有。

驟然失戀的女人變得很怕冷，夏末就穿上了毛襪，還覺得不暖，一個人在屋裡也穿著套鞋，圍上圍巾。不知是氣候變了還是城裡的生態差了，鳳蝶沒來產卵，橘樹終年都是那幾片綠葉，也不長高，光線不足的時候看來像塑料。土裡生出一種半透明的卷螺，殼裡探出的頭足是鼻涕黃，一點一點咬嚼植栽，她蹲在地上把看得見的螺都挑到一個生有雜草的空土盆裡，沒想到這些螺總是三三兩兩又往有植栽的盆子爬去。

魚缸裡的水草先是從碧綠轉為翠色，翠色逐日褪成淡黃的半透明，然後一簇簇各自在水裡化掉，都消失了。接著是魚，死掉的魚落進缸底，屍體很快就蒙上一層白濁，還活著的那些卻同在一缸水裡浮沉游泳，渾然無覺。莉亞看著其間的風景變換，彷彿看著從自己心底提取的縮影，水草萎壞死盡，魚隻數量減少，她俯看這個可供捧玩又一眼到底的世界，特別覺得無力，身為這個世界的主人，她可以把所有石子小魚都捉出來扔了，可以連缸打碎這脆弱的生態，但若是所有介入都只帶來毀滅，還有什麼意思。

一下班，她就回屋裡忙，擦地，洗衣，挑螺，給魚缸換水，換得太勤也不行，因此間中也得忍著不去換水。

如果可以的話，她想整天都戴著那雙綠色的橡膠手套永遠不要除下來，如果可以的話，她情願少領薪水以求不必開每週一早上的例會，如果可以的話……

但，「如果可以的話」這個句型要是真的能成立，她虔心祈求的，又怎會是這幾件事？真正的願望已經落空，沒有進取的餘地了。

她吃不下，早餐午餐都改為摻上牛奶的熱咖啡，又喝不完，在杯裡變得冷膩噁心，最後只能倒掉，在茶水間裡艱難地清洗用過的咖啡杯，再一次認真考慮買一雙橡膠手套放在公司。垂頭對著浸在水流裡的雙手，眼淚彷彿隨時要滾落下來，聽見有人走近，她沒回頭，只是抖擻了下精神，把脊梁也挺直起來，想有個振奮的背影。

柔依在她身後說：「大家要去吃泰國菜，主任一起去嗎？」咖啡還在心口湧動的莉亞看著水流，說：「Sure！」

驚嘆號，尾音拉長，雀躍。

講英文就有這種好處，再無色彩的言語，也沾上了空中英語教室的歡樂感。

柔依是她的助理，不是私人助理，只是分到她這個組，年紀小莉亞一輪，難得有種溫柔的感覺。

莉亞在自己的組裡，除了公事以外，是不太開口的。她就像家族裡的一個害羞的阿姨，坐在角落的大辦公桌遠遠看別人生的小孩辦家家酒，看他們怎樣對彼此講話、商量團購、比較去過的餐廳和去過的國家。有時也互相猜忌，生出些局外人才看得清楚的曖昧……

（年紀大了就開始小看年輕人，不行哪。）

三十五歲的莉亞常這樣提醒自己。

她升職時就下了決心，不要變成自己碰過的那些討人厭的主管，絕不拿自己的情緒跟私事來煩下屬，於是就這麼變成安靜客氣的阿姨，退坐在角落，自己也知道照樣還是討人厭，主管沒有不討人厭的，只是各有各的討厭罷了。

像隔壁組的主任，從早至晚盡情吆喝嘮叨，趕牛似的，連莉亞都為之側目。

當然不羨慕，不過，「如果可以的話」，能有《穿 Prada 的惡魔》裡的安海瑟薇來當助理倒也不錯。

「叫她幫妳洗咖啡杯！」庫卓說。

「對，」莉亞說，「洗完檢查。」

庫卓在一家唱片行工作，一有空檔，兩人就窩在街邊的咖啡座上講垃圾話，消磨彼此人生。

「半夜還要叫她訂餐。」

「半夜訂什麼餐？」

「麥當勞歡樂送。」

「穿 Prada 還吃什麼麥當勞。」

兩人吃吃笑著低頭各自看手機，都在 app 和臉書上收發訊息，她註冊了交友 app，隨時跟大臺北地區的男士熱情漫談，庫卓註冊另一種 app，跟另一些男士打情罵俏。她化好妝噴上香水去跟陌生男人吃飯看電影，通過這些儀式，確認自己還在人肉市場活躍著，也把之前沒機會穿的洋裝、高跟鞋都穿過一輪。約她出門的男人掏錢付餐費買電影票時她會客氣一下，但絕不堅持，女裝的價錢是男裝的三倍，還沒算保養品化妝品香水和鞋子，更別說身為女人才會碰到的各種天災人禍了。

她把自己跟范恩間的舊訊息都刪了，聯絡人倒是保留著。有些難為情的是，到現在，她時不時還會傳一些話給范恩，不是責備也不是質問，是夜裡突然好想跟他說什麼，以前很愛的那家店倒了，你一直喜歡的老電影出藍光囉，傳了訊，隔天起來就在自己的手機裡刪掉，當做沒這回事，反正送去的訊息總是未讀，范恩一定是把她封鎖了。

思前想後，她也不苛責自己，只是勉勵自己不要痴纏，要學著放棄。

人生在世，總要學著一再放棄。

「你會不會覺得手機裡的聯絡人很怪，你看這個組合，前男友，老闆，網拍賣家，這幾個人根本沒有交集，但被排在一起好像很親，可能他們之間也有一種緣分吧？」

「手機螢幕，妳以為三生石？」

「三C石。」

「哪裡買？」

「全國電子。」

約過兩次會的男人傳訊來問晚上想看什麼電影，莉亞給庫卓看那人的徵友照片，照片裡找了個最端正的角度，看來蠻精神。其實，過了四十的男人，加齡臭都跑出來了（虛歲四十的庫卓給她很白的白眼）。不過人還整潔，穿衣品味不太差，有正經工作。庫卓熱情追問睡了嗎睡了嗎？

莉亞聳聳肩。要睡也可以，只是最近都沒吃避孕藥，庫卓揮開香菸的雲霧，一臉茫然：「啊？避孕不是得戴保險套嗎？」莉亞要跟他講雙重防護的好處，庫卓不聽，不聽拉倒。

「那妳趕快吃藥，多睡幾個人，很健康啊。」

「好像不行耶……每次跟不認識的男人見面，我都會覺得自己很可憐，很想哭。」她沒說自己突然眼泛淚光，搞得約會對象手忙腳亂。

「要樂觀！說不定他在床上跟妳很合啊。」庫卓是堅定的。

假日，莉亞收集了很多聚會，她知道自己不會出席，她會在最後一分鐘傳訊說：「對不起我今天不太舒服，下次再約我噢。」

早早醒來，吃一些不知何時落在冰箱、沒有動過的東西，過期很久的東京 banana 蛋糕，是朋友去日本買來的，吃起來味道很正常，但想到糕點在冰箱久待的歷史，禁不住微微反胃，不知會不會鬧肚子。模糊中，又睏了。

打開卡通頻道，跌倒的海綿寶寶攤在地上說：「真討厭，乾脆一直躺在這裡好了。」

週間比較容易挨過，假日裡，時間大段空下來，不知該做什麼。她總是睡眠不足，輕微水腫，因為沒有范恩帶著到處去，家裡又沒有敞窗，幾乎曬不到太陽，肌肉溶解消失，稍一活動就疲累無已。

經過一陣陣原因不明的死亡潮，近來魚隻的數量直線下降，每天早上眼睛沒睜開前，她從遙遠的夢境回到現實的邊緣上，再一次清點這個世界，就像重新打開上次看到一半的影片，很難準確找到新起點，某些事倒是一刀切的，譬如，范恩不要她了，還有……那些魚！

想到此處她就趕快睜開眼睛去看魚缸。

她已經忘記上次是跟哪個男的一起、又去看了什麼電影，正正經經地穿戴好上電影院約會，共餐時，斯文有禮的男人會在暗處悄悄摸她的手，接著摸索她的胳膊，叫人吃驚的是，他們總是撫著前一個約會對象也摸過的地方。她會先裝作不太覺得，爭取時間來自

我分析，對方的手究竟帶來什麼感覺？溫度？濕度？一點點噁心？

想躲開時稍作羞態便躲開了，不失禮也不唐突。有些人掌心溫熱，有些人掌心溼冷。不同的男人把手掌放在她的臂上來回摩挲，可惜她一向只是想著，原來現在約會都是這樣的，原來沒有好惡之情的撫觸會是這麼的無機質。坐在這些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異性戀男人旁邊看好萊塢的約會電影，她總是忍不住擔憂，如果核電廠突然炸開，她可要莫名其妙死在不相干的男人身旁了，想到這，莉亞泛起自憐的眼淚。

同齡的朋友現在多半忙於育兒，談起孩子，有人崇拜有人溺愛，有些人是傲然了。做母親真不簡單，拉拔兒女，自我抹煞。但莉亞沒有媽媽啊……想想，也不知道缺了那麼重要的人生配備，自己是怎麼長大成人的。

小時候，莉亞很喜歡跟同學偷偷跑去附近的寺廟玩，可是，另外兩個女孩就住在附近，莉亞卻得獨自回到小鎮的另一頭，要沿著大排水溝的堤岸走一長段路，大排水溝兩旁都是比人還高的蘆葦，行人稀少。太陽下山前，小女孩子一路嗒嗒嗒跑回家，想著各種恐怖的傳言，有暴露狂啦，有強暴犯啦……她怕，卻忍不住還要到處去，去田裡撈大肚魚，還到處找著爬滿金龜子的鹿仔樹。

莉亞家裡經營一小小鐵工廠，住家就在工廠鐵皮屋層架的閣樓上，上下要爬鐵梯。加蓋的廚房與廁所在工廠後邊。日間鏗鏘不斷的作場瀰漫著鐵腥味，切割鋼板時鋸輪總會噴出火花，而焊接熔鎔的那份幽藍色，她已經看膩了，長大後還不斷的夢見。

在她家，沒人真的高興看見她、看見了也只是被推來搡去，人人教她要畏懼鐵皮屋外廣袤不可測的世界，她卻更怕自己會像被鏈在門口的那條黑狗，終生和食盆、狗糞困在鎖鏈的半徑裡。

她羨慕寺裡住著的那老小幾個尼姑，她們也用剩飯剩菜養了一隻狗，沒鏈住，狗就只是肥墩墩的，大晴天裡，狗在寺院粗糙的水泥地上蹭背，尼姑拿細枝編成的笤帚掃地，順手用笤帚拍打狗胖大的身子：「來福！來福！又出去偷吃肉……」來福常常十天八天不回來，回來時又肥上一圈。

尼姑們的性教育是無稽的，說男子與女子在一塊兒時，要是女的耳朵被男的吹上一口氣，就會迷迷昏昏，任人為所欲為了。

而今的交友軟體是，男會員要花錢買點數、買 VIP 身份，沒花錢不能傳訊給女會員，即使女會員先留言，男會員不付費也看不見，這是市場機制。既然花了錢就可以爭取主動權，有人早中晚都傳：「安安，吃飯了嗎？」寒暄問安，也有很多人直接要求給 LINE 或見面。

「找地方聊嗎？」

「想分享一些色色的事……」

莉亞連會員頭像都沒上傳，也會收到「妳的眼睛好迷人」這類同時發給數百位女會員的簡訊。

「求一夜情 ><」

鍵入：「你不是我的菜。」

「那，可不可以介紹想泡的朋友給我？」

這倒是……多叫人驚豔的回答啊。

「我現在才知道，在男女配對的市場裡，范恩有這麼多選擇！」

「你們異性戀好亂。」庫卓正在鐵鍋裡炒洋蔥，還加了大塊奶油。

「你看奶油奶油起泡了！」庫卓嫌莉亞多事，終於把她驅逐到客廳，庫卓的男友正在幫他們下載電影。他們也是在手機軟體上相

約認識的，庫卓說他跟雷好多次睡在一起後，雷終於問：「那我們是什麼關係？」

說出這句話，就是投降了，是攤牌，是問：「你要不要我？」

庫卓在起點占了上風，但他和莉亞一致同意，感情這種耐久賽，不是光看起跑點，此後還要一路比下去。

「看過就刪，然後又下載。」雷告訴莉亞，「我們已經看了三次《雲端情人》啦。」

三人吃著義大利麵看電影，庫卓很快呼呼睡去，莉亞跟雷差點也要被他的鼾聲催眠了，兩人隔著睡倒的庫卓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，隨片講評。

莉亞說：「哎，要是我買了一個正版軟體，然後跟軟體談戀愛，然後被劈腿，然後軟體又說『I'm leaving.』，那我又失戀，又沒軟體可用，我豈不是太慘？我一定要要求賠償，退費！」

「哎，但妳不好意思跑去跟客服人員說這個啊？」

「噢，大概不好意思吧，因為這個問題很私密。」

「很濕密。」

「超濕密的。」

每個單身女子都以為自己在演《慾望城市》，掀開蘋果電腦就說：「我忍不住開始懷疑……」於是懷疑個不停。但其實真正該花腦筋想想的可能是另一個轉場關鍵字：「在此同時……」在此同時，膠原蛋白只會減少不會增加，卵巢裡的卵子定期成熟排出，排完就無以為繼了。

她又開始吃週期性的避孕藥，月經來過，每天一粒。有人說避孕藥可能誘發癌症，有人說會影響未來懷孕的機能，可是自投胎以來，化為女身，她從小就是被恫嚇長大的，擔心那麼多，還不如吃

下粉色小藥丸，人生的未來能見度就大幅提高啦。

「那妳就到處去睡嗎？」庫卓問。

「哼。」

「就是有！」

「沒有啦！」

莉亞先用眼神巡梭咖啡廳裡跟他們同場扮文青的男女老少，才低聲告訴庫卓，她總覺得自己的身體還記得范恩的身體呢！

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「我怕受傷啊！」她很惱怒，討厭自己竟講出這種感情劇裡的壞台詞。

「妳的處女膜已經破掉了誒，」庫卓誠懇的說，「不會痛了啦。」

那些摸她手臂的男人們平均到第三次約會就會把車開到汽車旅館外，問她要先休息還是先吃飯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餵魚。要先走了。」此時莉亞就很佩服自己，她挑上的那些會陪她吃晚餐看電影的男人，都是那種會眼直直看她走掉的男人。而這座城，一向站在她這邊，只要往街角的便利商店走去，馬上就能找到計程車司機救駕。

「那妳就不約會了嗎？」庫卓給她白眼。

「我有出去玩啊。」

出去玩，莉亞長了很多見識。譬如，去釣蝦場釣蝦吃蝦，蓄水養蝦的大水泥槽四周立了鐵柱蓋上鐵皮屋頂，夜裡很涼很透風，釣蝦場外的停車場是碎石子地，遠處可見高鐵的軌道橫過天際。拎著啤酒罐的男女抽著菸談笑，孩子在地上跑。遠古的投幣式卡拉 OK 還可以用，喝夠了誰都狠得下心唱一曲黃乙玲的〈茫茫到深更〉。

鐵網上烤好的蝦串在鐵籤上，兩隻眼仁皺縮乾癟，仍是黑灼灼地。

「好吃嗎？」

第一口咬下時有些嚼不動，蝦肉焦香濃郁，紅衣白肉的甘甜裡還是那一絲腥氣最誘人，有野地的氣息，吃著吃著，她很難得的想起老家。

至今，回家路上的風景，是鐵道兩旁注滿水的水田，可憐地挨著電子工廠的鐵皮圍牆，卻仍忠實地映出那一小方藍天白雲。她定居的大城其實也像是一個個小小城鎮組成的，然而卻只有那個灰撲撲的南方小鎮能將她一寸寸拖回她的出生地。每一次，當她在簡陋的水泥月台上步下火車，她的肺便會猛然認出家鄉的空氣，違背她的心思發出大大的歡呼。

或許是聽說莉亞跟范恩分手了，海倫突然急著約她吃飯。

莉亞知道，有些人，是你把自己內裡所有狗屁倒灶的破爛都掏出來給人看了，對方也不會欣賞你，但海倫可不是這樣的人，跟她只能是：客套，微笑，客套。

海倫約莉亞在一個「迷人」的 café 裡吃午餐，侍者端上各有名目的調味奶油，配著粗麵包吃。餐點不是盛在餐盤裡，而是一人一一個小小的木質砧板，上頭放了炙牛肉片、烤馬鈴薯和生菜。特製的湯匙裡捲著一窩義大利麵，明太子在上頭閃閃放光，鹹香誘人。

海倫一邊吃，一邊說她：「佛洛伊德有講，遲到就是不在乎。」

這話講了十多年，莉亞遲到，海倫就說：「佛洛伊德講的，遲到就是不在乎。」

佛洛伊德真的有講嗎？莉亞茫然。她只知道，身為遲到的人，理虧歸理虧，但要看別人原諒（或不原諒）的嘴臉，特別憋悶。

「這餐一千二。」海倫又說，「搶錢啊。」

那又為什麼要吃？要拍照？要打卡呢？

莉亞聽著自己在心底批評多年舊識，更加自我厭惡。她對海倫就有這麼多批評說不出口，只敢在心裡頂嘴頂嘴頂嘴，完全退化，又變成沒行為能力的孩子，一心叛逆、厭惡，也隱隱畏懼著大人，於是陽奉陰違。

海倫是莉亞第一份工作的主管，兩人差了五、六歲，海倫常在土氣的莉亞面前顯擺自己的品味和見識，莉亞起初也有股傻勁，深信漂亮又自負的海倫什麼都懂、什麼都比自己好些。海倫看出莉亞的崇拜，自然樂意在工作上幫幫她，莉亞也滿心感激，後來都換了工作，還一直聯絡著。

如果緣分到此為止，不失為一段佳話，然而感情狀態年年都一言難盡的海倫養成了無數壞習慣，平日不聞不問，感情落空時就拉著人討安慰，無限消耗朋友的同理心。海倫自詡是感情細膩的女子，但她對莉亞的任何際遇，都只是翻個白眼說：「這不是常有的事嗎？」

嫌莉亞沒見過世面，大驚小怪了。

莉亞學會在海倫面前收起自己的坦白，微微笑很世故的用「哦」一聲來代替所有應酬客套，假作熱絡還是可以很熱絡的，只是累。

莉亞冷淡了，不再對海倫露出崇拜的目光，海倫還隔三岔五地找莉亞，只是要確定自己過得比莉亞好。

海倫相信自己比莉亞更值得擁有美好人生，莉亞相信的卻是，自己缺少的就是海倫那種無限自戀、無限自我正當化的能力。

其實也不解，天生麗質的海倫何必跟她比？要是能跟海倫一樣，能對人生缺口粉飾太平、能永遠都是「他人賤如糞土，自己尊

若菩薩」，可真是榮獲超能力，不必再跟任何人計較了。

「知不知道我找妳是為什麼？我要結婚了。」海倫自問自答，把手上一個白金鑽戒亮出來。

原本很擔心海倫要問起范恩的，看了那個白金鑽戒，莉亞的心情反倒輕快起來，聽到海倫說：「女人的歸宿就是一個好鑽戒哦。」更是爽朗地笑出來。

海倫看著莉亞一無顧忌的笑容，倒覺得莉亞可憐。認識十幾年了，人不漂亮，個性來得古怪，一點都沒改。自己特意不提范恩，對她體貼入微，她卻不知感激，嘻嘻哈哈的？

當然，海倫也只是在心裡對自己叨唸罷了，對莉亞，海倫這邊也少不了許多粗礪的情緒，早早把兩人初識的柔軟損傷殆盡。

人生遇合就是這麼奇妙，莉亞後來對庫卓說：「要是沒有海倫，我們也不會認識。」

「不管怎樣，我們都會認識的。」庫卓難得浪漫地說。

莉亞竟有一點感動。

「最近都去哪裡玩？」

「還是釣蝦。」

約她釣蝦的男人臉龐黑瘦，喜歡喝啤酒。莉亞最記得頭一次跟他見面時，他那張喜不自勝的笑臉，像是不相信自己的運氣。他三十歲，交友檔案上的照片有點模糊，回話客氣，不像那些約吃晚餐看電影的斯文男總愛打高空、愛聊單身的曖昧無奈和孤獨。釣蝦男滿生活化的，談天內容是高麗菜三顆五十好便宜菜農賺什麼之類的。

莉亞有次提到 CD player 壞了，又不想買這種過時產品，他就堅持要拿自己的舊 player 給莉亞。莉亞不推拒，跟他說了公司地址。

後來傳訊說來了，人在警衛室外等她，莉亞順手拿了客戶送的點心下來，一眼就看見那個叫伍德的，他穿著印有公司名稱的外套、牛仔褲，跟模糊的相片裡穿的根本是同一套。

伍德看莉亞直直朝自己走來，突然慌了，趕快把圓盤型的 CD player 遞給她，說：「這不必還。」接著掉頭就走，莉亞叫住他，把小糕點交到他手裡，才看到他是笑著，喜不自勝的樣子。

從伍德的笑容裡她看出自己也許是個可愛的女子，至少比她自己以為的可愛多了。

後來伍德邀她出去，不是走吃飯看電影摸手臂那一路，卻是直接邀她去朋友聚會，莉亞抱著出門玩的心情，並不介意跟很多不認識的人唱歌、釣蝦、打保齡球。伍德叫她艾姐，莉亞起先以為這帶點狡猾，是那種世故的人愛用的套路，後來卻慢慢看出伍德的世界觀來。伍德總是要先找到人和人的分際，才能安心來往。莉亞其實很討厭這種稱謂構築的人際關係，她認為這些都來自舊世界，莉亞的世界是新一點的，可以直呼名諱，但也自私一點，各管各的。

伍德向他的朋友介紹莉亞，很喜歡說，「她在外商公司上班噢。哪國的公司你們猜？」莉亞也不喜歡聽這些話，幾次下來，突然有個初次見面的男生皮皮地回道：「外傷不都是那幾種，跌打損傷啦，筋骨啦。」

莉亞對這個皮皮的丹尼就非常感興趣，同桌吃飯時，莉亞的目光也總是隨著他轉，眼裡有種琢磨的神情。伍德焦躁起來，故意追問丹尼跟女友的發展，丹尼不在意地說，對方劈腿，就分啦。伍德顯得更緊張，頻頻偷看莉亞的反應。

丹尼搖手機把在座的人都收進 LINE 的群組，還說莉亞：「幹嘛啦、LINE 的暱稱這麼好笑！」莉亞只是吃吃地笑。

范恩也是這樣，一見面就把她全副注意力抓住了，她曾經多麼珍惜地聽他說話，只擔心自己不會再碰到這樣可愛的人。

吃完飯丹尼提議大家直奔基隆港，夜裡吃海鮮，眾人都被說動了，立即成行。莉亞不去，依舊讓伍德送她，伍德這才恢復一點元氣，但已露出全盤皆輸的模樣。路上經過汽車旅館，莉亞趕快推伍德：「去那邊一下。」

伍德愣了愣，車沒停下，就開過去了，但沒等莉亞再一次提醒，他就自動轉進下一家汽車旅館的入口。付錢時控場小姐說，小房間沒了，剩比較貴的大房間，伍德只是掏一張大鈔出來，左手在空氣中微微揮著，表示不必找錢，然後，一下子就把車開進了車庫。

進了房，伍德捧著她的臉親了又親，沒放過手。

做完沒話可說，房間時限到了。穿上衣服出來，兩人默默下樓駕車。到了莉亞家樓下，伍德把手放在她手上，說：「明天接妳下班。」

莉亞胡亂點頭，打開車門走了。伍德看她閃進大樓，又想起剛剛從她衣服裡剝出的白淨身體，心裡起了一陣牽動，方才的爽快就像夢。他決意要好好珍惜這個女人，旋即一陣疲累湧上，回家呼呼大睡。

隔天他發現自己給莉亞的信息都標著未讀，便隱隱覺得不對，但昨天對他來說是太幸福了，他沒往壞處想，到公司領了一天的班表，跑完所有維修點，就提早到莉亞公司外等她，等了一陣，忍不住打給莉亞，電話很快轉進語音信箱。改撥辦公室的號碼，莉亞的助理接了電話，說，莉亞出差了，人不在臺北。

柔依這頭和伍德講著電話，隨手寫了張紙條遞給莉亞：「Mr. Wood's call.」莉亞接過紙條看了看，上下對摺起來，接著又摺，摺

成一個最小的方塊，手機螢幕突然醒轉，亮了起來，是伍德。莉亞依然把來電捻熄。

之前跟著伍德認識的男男女女當然也說她的閒話，說她騙了伍德。具體一點是說，艾莉亞不就一個臭 B，又老，有什麼了不起。

莉亞雖沒把那些人認作朋友，但也氣。有必要嗎？不過就點頭之交，誰又是誰的誰呢？現在她認出舊世界的可怕來了。

「那些人也怪，干他們鳥事？」庫卓冷哼。

伍德不知怎麼，堅信她是礙於女大男小不跟他交往，是不願耽誤了他，因此不斷寫信來自明心跡，說自己很成熟，愛了就是一輩子。

看來伍德也有把一切正當化的超能力。

莉亞沒有之前那樣瘦，對吃東西的興趣提高不少，邊吃火鍋邊對雷和庫卓訴苦。

雷聽得皺眉：「愛跟誰睡還要公審嗎？」

庫卓現在又很同情異性戀了。

莉亞吃了很多來埋葬自己的心事，原來辜負人是很難的，現在知道范恩的好處了，他離開得這麼徹底，消失得一點破綻也沒有。

吃得正熱鬧，丹尼突然 LINE 她：「要不跟我交往？」

莉亞沒點開訊息，直接封鎖他。庫卓教的，這麼一來訊息都會留在未讀狀態。她根本不願丹尼知道她看過這條訊息，去你媽的雞巴毛，少看不起人。

睡前在陽台抽菸，車聲人聲瀰漫在城市上空，是溫暖的聲響，不知不覺，長長的冬天也乏了，鳳蝶依然沒來。

大衛第一次到她家時，先看魚：「怎麼就養這一條魚？它會不

會無聊？」

「你說小紅豆？」

「牠有名字？」

「嗯。」不知不覺就給魚起了名字。

見到人影走近，小紅豆趕快浮沉幾下，靠近水面吐泡兒，等著從天而降的飼料粉。

「小紅豆啊，牠……」

小紅豆的故事就在嘴邊了，她的心澄澈明晰，看出自己在范恩離開後，如何來到此刻。曾經瑰麗如翡翠的水草凋萎盡淨終至不復存在，那麼多魚兒逐一死去被她埋在沒有鳳蝶來訪的橘樹底下。而她，她已經從這個故事裡走了出來。

大衛悄悄握住她的手，她輕輕回握。

「小紅豆很可愛吧？我還有好多小橘子樹，你來看。」

評審意見

〈艾莉亞〉

蔡素芬老師

由三十五歲失戀的莉亞反映都會型愛情的咀嚼與消化能力。莉亞養著前男友陪買的魚，魚一隻一隻死亡，也預告這段情的有去無回。莉亞一邊調適沒有愛人的生活，努力做個對愛情提得起放得下的現代女性，堅強的表面透隱著無所適從百無聊賴的頹廢氣息。莉亞睡男人的情慾觀顛覆男權的觀念，女性有決定權讓自己的身體和愛情分開，在慾海浮沉中，還有一點救贖的漂木，是留戀前男友的體溫——對真正愛情的感動和感受了愛情溫暖之可能。小說於是讓失戀如失魂的熟女莉亞在歷經身體試溫的遊戲後，終於找到歸屬，僅剩的一條魚引渡了愛情的信仰，愛情仍存在，只是要經過一番試煉和探尋。〈艾莉亞〉可說是網路交友軟體世代裡，誇大聲勢的愛之華麗與頹靡。

得獎感言 盧慧心

感謝評審與主辦單位，得獎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。特別感謝好友喬治 & 小碩。